

責任編輯：張旭健

翠袖乾坤 查小欣

楊千嬅產後復工，首個吸金活動是做醫學美容代言人，容光煥發的千嬅坦言尚要減十磅才回復產子前體重，但她不心急，會勤做運動及做修身療程，用健康的方法減磅。

她的產前抑鬱症，隨着仔仔丁進踏出世，已經消失了，「我曾經是醫護人員，當然明白產前抑鬱又或更年期抑鬱都屬於極之正常，哈哈……我沒事了。」不失大笑姑婆本色。

問：她手筋膜炎發痊癒了沒有？她解釋：「其實我的手患不是因抱着兒子哺餵母乳而引發，是在我懷孕期間，腹大便秘起床時，用手撐起身，因負荷太重，手已傷了，及至兒子出世，因要餵奶不可以食消炎藥，加深了傷患，現在已沒事了。」母愛從來都是偉大的。

楊千嬅：丁子高視野提升了

在坐月子期間，千嬅有很大的感受，「丈夫為陪我做月，改在家裡辦公，穩定我的情緒，照顧我和兒子。我們有一段對話我覺得很感動的，丁生有一天跟我說，他跟朋友相處時，發覺他跟朋友間的話題完全格格不入，我比他大五年，所以我們比較看得通透，我跟他說，不是他的朋友的問題，也不是他有問題，而是因為他的工作，他的身份改變了，視野和EQ都提升了，想法跟以前不同了，所以跟朋友的話題也改變了，從這些對話，我深深體會到夫妻相處之道，我更加以丁生為榮。」

至於千嬅自己，也有很大的改變，「你知我性格向來是個烈女，但對着兒子時變得很溫柔，那份溫柔是丁生也從來未見過的，自己也覺得動怪，就像初戀般，講些平時絕不會講的話，講那些太空口話可以講足一小時。」千嬅把她對兒子做的可愛樣子，做一二次給我，十分搞笑。

還原真實的歷史

莫言說，在《豐乳肥臀》小說中，寫上官魯氏的艱難經歷，與他母親那代人都有同一經歷。他在美國大學演講說道：「大饑荒年代，有一次，母親帶我到田野裡去挖野菜，那時連好吃的野菜也很難找到。母親把地上的野草拔起來往嘴裡塞，她一邊嚼一邊流眼淚。綠色的汁液沿着她的嘴角往下流淌，我感到我的母親就像一頭飢餓的牛。我在小說中寫了上官魯氏偷糧食的奇特方式：她給生產隊裡拉磨，趁着幹部不注意時，將糧食圍圍着吞到胃裡，這樣就逃過了工時的搜身檢查。回到家後，她跪在一個盛滿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嚨催吐，把胃裡還沒有消化的糧食吐出來，然後洗淨，搗碎，喂養自己的婆婆和孩子。後來，形成了條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不用探喉，就可以把胃裡的糧食吐出來。這件事聽起來好像天方夜譚，但確是我母親和村子裡好幾個女人的親身經歷。」

莫言在《豐乳肥臀》之外的其他小說，從來沒有當過歌德派，他執着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對社會敏銳的觀察，以他特有的筆法呈現出來。莫言曾一再自嘲地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是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狗膽包天，色膽包天。」這就是現實的莫言和文學的莫言的巨大反差，這種人性的扭曲是特定社會的產物。

隨着中國內地開放、文藝界思想的活躍，莫言接觸到外間的真正世界。他感嘆地說：「從現在退回去大約四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國近代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回歸動物

最近讀過一篇諷刺人類文明的短篇小說：拜金、注重儀表及熱愛科學的甲君在博物館內偷吃了一顆用來展覽的巫術藥丸，竟在無意間得到了與動物溝通的能力。甲君向來自以為是，但卻在動物園中聽到人類被文明束縛，又不愛惜生命的嘲笑，飽受刺激下決心脫下衣服追求動物的原始生活，終被關入現代囚籠——瘋人院！

小說寫到這裡就結束了，若論其可取之處，在於開首關於拜金、注重儀表及熱愛科學這三方面的描述，讓我全都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過天命不敢苟同的，則是人除了隨着文明迷失腐敗，便只有回歸動物這另一途，皆因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選擇，例如借凡塵來學習，並提升自己，就是另一種讓人嚮往的生活。

這篇小說假定，動物也有像人一樣判斷何謂自由及享樂等如此高度的智慧，這其實是個非常強甚至帶點偏激的歪曲。當然，我不否定動物也有感覺，甚至有一定的感情和思考力，但其深刻程度卻絕難與人相比，否則因在動物園中的，已非牠們而是人類，所以我們才說「人身難得」，因為人確是萬物之靈。

是上天偏心嗎？也不能這樣說，皆因多少動物在出生後的一段極短時間內，便具足自我生存的能力，牠們各種如視覺、體能及速度等本能，始終是人類窮一生也望塵莫及的。相反，人類在出生後一段很長的日子，仍會處於相當脆弱的階段，而且其生存本能，也不能與動物比擬，不過人類卻有另一樣更有價值的補償：不斷透過學習並進步成長的智慧！

所以，上天其實很公平，動物有本能，人則有智慧，只是人類今日的成長，確實有點迷失了方向。不過，與其像這位作者一樣，認為人應放棄文明回歸動物，更正確的方向，應是好好運用我們的優勢去回饋愛護這世界，而非只自私自利去攫取及破壞，皆因天道，乃損有餘而補不足也！

歷史上一個古怪而狂熱的時期。那時候一方面物質極度貧乏，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幾乎可以說是死在死亡線上掙扎；但另一方面卻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熱情，飢渴的人民勒緊腰帶跟着共產黨進行共產主義實驗。那時我們雖然餓得半死，但我們卻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美國人——都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中。而我們這些餓得半死的人還肩負着把你們從苦海裡拯救出來的神聖責任。當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國對外敞開了大門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如夢初醒。」

所以莫言重新審視他眼下的社會、他個人的遭遇和他身邊發生的人與事。

他曾表示，他經歷了三個寫作階段：一、把好人當壞人寫；二、把壞人當好人寫；三、把自己當罪人寫。他進一步闡述：「在描寫歷史的悲劇時，我同時發現了歷史的荒誕性和歷史的寓言性，許多昨天還被看作神聖的事情，今天已經變成了人們口裡的笑話。許多當時似乎明白無誤的事情，今天已經很難分出誰是誰非。」

莫言在小說中，希望從之前遮蔽他雙眼假大空的巨網中脫穎而出，還原真實的歷史。

《莫言的獲獎》之四



■作者（右）與莫言於一九九八年攝於香港維多利亞酒店。作者提供圖片

紅顏薄命

「紅顏薄命」，總是用來形容中國古代女子因美麗而招來的不幸。

美與漂亮，是兩個概念。當代很多女孩漂亮得耀眼：無一不擁有白玉無瑕的皮膚，長睫毛的大眼睛，性感的嘴唇，可她們卻並不美，因為她們的臉沒有個性。尤其是新版《紅樓夢》中的美女，雖然非常年輕標緻，但那膚淺、幼稚的神態舉止，讓她們與陳曉旭等前輩演員出演的角色差之千里，所差的就是那種內心自然流露出的飄逸清高等個性氣質。令人遺憾的是，很多當代明星都漂亮得耀眼，卻都缺乏個性。當代明星的美比不上上世紀三十年代周璇等美女，那種哀婉淒清的美是滲透於骨子中的；也比不上田華、秦怡等前輩，前輩美女的大氣與雍容，是修養的自然體現。

單純漂亮的女人，一般還比較安全，因為她們有足夠的能耐來利用與保護自己的資源；美麗的女人就不一定安全，因為真美的女性，一般都心地非常單純。觀察一下身邊的女友，她們中的不少人，就因為容貌美麗而命運坎坷。

有位小學同學，剛12歲時就出落成小美女。她身材苗條，臉若桃花，一雙丹鳳眼如秋水般流動，再加上性格活潑能歌善舞，很招老師與男同學的喜愛，讓女同學都很嫉妒。上初中後，她成為中學宣傳隊的活躍分子。轉眼就是文革，她因為經常有男同學陪伴，被紅衛兵說成是「流氓」。造反派用帶扣的皮帶猛抽她的腦袋，她頭上被打出了十幾個血口子，結果把頭髮剃光縫了許多針，僥倖保住了性命。幾十年後再見到她，依然是美麗的，但那美中已有了淡淡的哀傷與堅強。她依然熱愛舞蹈，熱愛生活，熱愛一切光明的東西。

西，背着行囊到處旅遊。我想，那一段黑暗的日子，她是永生不會忘記的。令人寬慰的是，因為美麗、聰明、才幹而被「革命」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

幾十年後中學同學相會，發現班裡凡是容貌出眾的同學，經歷都比別人更坎坷。有位同學是高軍子弟，生得濃眉大眼、健美艷麗。16歲時被某領導看中，通知參加林彪挑選兒媳的活動。少年風光一時，結果半生揆揆，沒有正式工作，沒有經濟來源，婚姻也十分不順。幸虧後來社會更寬容了，她參加自考並獲得了大學文憑，才又重新走進了社會，贏得了經濟獨立、身心自由的生活。回憶起16歲開始的噩夢，她說：一個人擁有了美麗的容貌，就會有人來招惹你；可是明智者不應被社會左右，而要學會自覺掌握美貌資源，趨利避害，讓自己在成功的路上走得更順。

班裡曾有個特別美麗的同學。她是學校舞蹈隊的主跳，身材窈窕，膚若凝脂，鵝蛋臉上一對睫毛濃密、目光深邃的長眼睛，精緻挺直的鼻子，紅如櫻桃的小嘴。大家都說，她有一種稀罕的古典美。她每天容光煥發地來上學，像個小仙女，令同學們心曠神怡。文革中，作為獨生女的她，因出身不好下鄉去一個貧困偏遠的農村插隊，後來早早就嫁人又早早離婚了。返城後，她



的最大快樂嗎？

初中時最要好的一位同學，在我眼中也是美麗的。她的父親與母親離婚了，她與當導演的母親一同生活。剛上學時她瘦小蒼白，臉上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特別顯眼。文革時，她突然就長高了，成了一位修長的少女。寬寬的肩膀，健美的長腿，大眼睛中帶出一絲憂鬱，讓她看來多愁善感。她喜歡讀書、拉手風琴，因為母親的再婚而不那麼快樂，可是她依然喜歡大笑。後來去插隊，她幫助老鄉做沼氣試驗，談了幾場不成功的戀愛，受了若干次批判，推薦上大學時從來沒有她。之後她去了美國留學，在異國結婚又離異，40多歲才又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美很淡雅，不易讓人注意。與生俱來的沉靜與理性保護了她，讓她沒有其他「紅顏」那麼坎坷。

有不少女子，能夠讓精明與漂亮共存，真正把容貌當成一種資源與武器。我插隊時，村裡有家備受歧視的富農，儀表堂堂的兒子因為出身不好

找不着媳婦，可四個閨女卻都嫁得很順，有的還嫁給了幹部。原因很簡單：女兒們一個個都生得如花似玉。尤其是大閨女，一副天生的美人胚子，且懂得自己有着他人不及的資源。她從小就理想遠大，又想上大學又想開飛機，當然，在那個年代這些都不可能實現。後來她嫁了一個公社幹部，自己改換了門廷，還給父母找了個保護傘。人們都感嘆她的好運。我想，在這樁交易中，雙方都沒有吃虧，對社會也是有益處的。

有位朋友因為生得出眾又出身資本家，在兵團時總是被當成資產階級小姐批判，將她與眾多「臉黑心紅」的鐵姑娘以及相貌平常之輩對立起來，成為另類。她也想埋頭做人，可惜就是穿上破衣服也掩蓋不住天生風流。文革後她考上了北京大學，獲得了中文與法律兩個專業的學位。後邊的人生，她變低調為張揚，成為一名精明果斷的記者兼律師。她極精心地保養容貌，培養氣質，搭配服飾。我想，她後來在社會上的成功，得益於精湛的專業能力，也很得益於出眾的儀表。

講了很多老一輩的故事。當代年輕人，可能不太會上演紅顏薄命的歷史。其一是當代的美容以及整容技術，可以讓幾乎人人都變成人工美女，「野生」紅顏也就沒有那麼顯眼了；其二，商業社會的教育，讓有些姿色的姑娘從小就學會了利用美色以加強競爭力，你不招她，她還要來招惹你。為了早一天過上住豪宅開豪車的日子，20多歲的姑娘能嫁給四五十歲的男子。姣好的容貌，成為商品在市場上待價而沽。只有那些身心健全的女士，才會理性地對待容貌，給容貌注入精神力量。俗話說，三十歲之後，人就要為自己的相貌負責。沒有博大的心胸，再漂亮的五官也會讓人感到乏味。

期望積極的入世精神與寬容的社會環境，讓紅顏們不再薄命，而成為人生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

生活語絲 吳康民

二戰時一筆血債

陳佐洱先生新書《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間接透露了二戰時日軍在入侵香港時的一件極為殘暴的罪行。

話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英軍在香港向日軍投降，日寇進佔了已改成軍傷醫院的赤十字提反書院。日本人無視國際公法和《日內瓦公約》，用滅絕人性的手段對該醫院的傷病兵員和醫生、護士、用破肚、肢解、挖眼、割鼻等殺死一百七十多人，其中女護士更被先輪姦後殺死。這筆血債，英國人認為不太光彩，戰後並沒有揭發。只是當年在醫院目擊的加拿大隨軍牧師巴萊特，曾在東京戰犯法庭上為此舉作出證詞。

日本軍隊的野蠻殘酷，在二戰中遠超德意等法西斯國家。他們的獸行，罄竹難書。

因為日本在戰後受到美國的包庇，連戰爭罪犯類如岸信介等都可以當選戰後日本首相。日本國內的反思十分

隨想國與國

和朋友交談時，你喜歡聆聽，還是喜歡說話？在生活中，有些人的話特別多，有些人就比較沉默，沉默的人是

路地觀察 湯禎兆

當一個作家自身的作品去到一定數目，自然而然就會形成一個角色人物的交叉網絡，於文本互涉的層面增加了不少趣味，而對這些方面最為敏感的，通常自屬於粉絲狂迷團。

在東野圭吾作品研究會中，我覺得對東野小說的探尋趣味，已經超乎尋常。當然把《白夜行》與《幻夜》連結起來，固然屬較為明顯且有跡可尋的聯想。事實上，雪穗及美冬的犯罪手法（透過不斷更換身份去控制人生），以及有影子同伴在背後成為奴隸獸（亮司與雅也），當然可看成一脈相承的設計。而前者完結於九二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以亮司之死作閉幕，對照起自九五年一月十七日阪神大地震揭開序幕的後者，正好在兩年的經濟低迷期的真空空白，供讀者想像雪穗如何化身成美冬再度復仇江潮。

聆聽

但還是有人交作業時依舊用的是國字。這不稀奇，叫學生不要用分享兩個字，但到了二年級，還是寫分享。

不用心聆聽的人，是否都覺得講的課聽來很悶，便神遊方外去了？悶的定義是什麼？為什麼有些人聆聽得津津有味，有些卻覺得奇悶無比？

我喜歡聽演講，我總認為，演講的人都是把一生的精華，不管是自己個人的經歷，或者是研究所得，會在演講中說出。因此，聽演講總有所得。

人物交叉的趣味

不過真正教我佩服的是，在《時生》中當拓實在兒子時生於未來回到過去的空後，終於把父親導回正軌於印刷廠成為實幹的小伙子。小說中有一小片段，說的正是班長在責罵拓實不小心，把「多惠子」誤弄成「多惠子」，還被前者直斥哪有人的名字是「橋本多惠子」。然而眉精眼企的粉絲，早已留意到橋本多惠子的名字，正是《秘密》中被母親借用了軀體的杉田藥奈美之老師。也即是她父親杉田平介一直在心底裡常存好感，但礙於妻子杉田直子的人格神志仍在身邊，於是才不敢有進一步的追求行動。《時生》及《秘密》的本事均涉及神秘的靈幻處境——前者是兒子從未來世界回去改變父母的一生，後者是車禍後母親借女兒身體還魂，在這重意義上，把兩者連結起來也未嘗不是合適的選擇。

這就是世人很少會獨立思考的原因吧？因為他們還未學會聆聽。

村立春樹在《O3》的第三部裡，借着牛河這個樣貌醜陋的人，說出聆聽的重要。牛河回想他讀書時，雖然自認擅長辯論，但因為樣貌問題，沒有親近的朋友讓他說話，所以經常閉着嘴，養成了聆聽的習慣。他認為，聆聽，用心去從中得到什麼，是對他人最有幫助的工具，用這個工具，可以發現人生中心多寶貴的事實，其中一個就是，世人泰半都沒有辦法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事情，而不會思考的人，特別不聆聽他人的說話。

雖然以上的不過是閱讀上的小趣味，但也正是成為體系化的東野世界中的吸引之處吧。